

# 107 年大專學生銀行業務 實習心得分享 (上)

人力資源處

## 源起

為提升青年學子之就業力，本行持續參與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隊」，提供 10 個名額且特別安排學子們至本行各處實習。希望透過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的結合，使學生重新思索課堂所研習知識應如何與實務工作產生連結，進而激勵學生主動蒐集環境中所接觸的各類知識，具體體會到所學與應用領域的差異，不僅可轉化學生對於「學以致用」的視角，反思過程更可促進青年學子用不同的視野，來看待自己所缺乏的核心知能、思維能力，透過進一步的學習來提昇自我。

## 分享

### 一、陳子庭（台灣大學）／國際營運處

2018 年的暑假，我很幸運有機會來到彰化銀行國際營運處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實習。在這之前，雖說已在財金系待了三年，但對於銀行業務仍是一知半解，關於實務操作更是毫無頭緒。因此對於這次的實習，同時也是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職場體驗，實在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我認知中的銀行，是一個保守而嚴謹，沉穩且規律的地方，而公營銀行給人的印象更是拘謹。然而在實習過程

中理解到這些重重的檢查，繁複的規範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金融機構內的協調及統一影響著金融體系的秩序和效率，從個金到企金，從深耕在地到放眼國際，銀行複雜的業務範圍，需員工由上到下分工合作，才能使這個龐大的機構流暢運作，對此，國際營運處更是重要。

位在總行二樓的國際營運處是個大單位，業務從外匯到進出口貿易，這是彰銀在參與國際金融中最重要的一環，其中我分發到的進出口作業科，更是扮演了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和國際貿易接軌的橋樑。在這七個星期中，我輪調了五個不同組別，依國際貿易的流程，一路從進口開狀、進口審單、進口付款、國際應收帳款到出口審單。跟著各組組長從他們每日業務中學習，使我在這段期間對國際貿易有一個基本架構的了解。

最初從開狀組開始，這是國際貿易的起頭，我跟著組長學習看信用狀，從 L/C 裡面每一條文中，了解貿易雙方所注重的細節，以及各項貿易條件的來由與影響，以一個進口商的角度，去思考信用狀中一字一句對爾後交易雙方產生的潛在損益利害。之後到了進口審單組，此時銀行扮演一個檢查的角色，替進口商檢視各項貿易單據是否符合信用狀條件，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真實的貿易文件，從匯票、收據到提單、保險單，一張張文件都須經人員仔

細檢查，不論是保護進口商權益抑或是進一步爭取進口商利益，都彰顯了銀行在貿易中的重要性。在進口階段的結尾，便是進口付款組，這一週我除了學習基本的付款流程以及種類，更多的是了解了台灣端的銀行與海外分行或其他國外存匯銀行之間的交流合作，認識了 swift 系統，也在組長的指導下嘗試完成一封電文，算是在實習過程中小小的成就。

最後三周則學習出口端的相關課程。首先是國際應收帳款組，這部分的概念與大學會計課程有相當大的關聯，算是在實習過程中唯一所學與實務有關的時候吧！當然實務比起書本上來得更加複雜，對銀行而言，不論是收款還是放款，背後都有著外匯、授信等考慮因素，除了國際間的金流，客戶與銀行間的信用合作也是同等重要。實習的最後則以出口審單結尾，這個組替出口商做最後的出口單據確認，是為出口商權益把關的一道防線。到了這一階段才算是拼上整個國際貿易的最後一塊拼圖，從進口到出口，從一開始對各項貿易單據及電文內容毫無概念，到最後對組長的說明能有所反應，雖稱不上對於國際貿易及其業務有很深的理解，但對於國際貿易的架構及銀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算是有了一定的概念。這樣的進步也要感謝各位組長及其他行員姊姊在忙碌工作之時仍撥出時間為我們解說，讓我們有參與工作的機會，也告訴我們許多紙本資料上看不到的細節，

如果說做中學是最有效率的學習方式，那辦公室中個各位行員姊姊也絕對是這段實習經驗中最好的老師。

這段時間除了工作上的學習，辦公室的氣氛也讓人印象深刻。雖說銀行是個正經八百的地方，但辦公室內的氣氛卻不會很沉重，每周二晨會都有同事輪流分享工作上的新知或是困難，平時也常看到同事間互相分擔工作及日常的關心，對於我們這些實習生也十分友善，在工作之餘也會問問我們的感受與話家常，使辦公室給我的印象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作場所，而是一個人與人交流，有溫度的地方。

來彰銀實習算是一個美麗意外，但也慶幸這意料之外的機會讓我有機會學習銀行業務，並思考自己未來的就業方向，這也是我這個暑假最大的收穫。

## 二、連筱婷（銘傳大學）／國際營運處

來彰銀實習之前，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參加兩天一夜的行前講習，在那裡見到所有來參加實習的同學。結果發現，來參加實習的同學大部分都是財金系的同學，而我是會計系的，所以有些許擔心怕跟不上一同實習的同學。來到彰化銀行實習，第一天發現在國際營運處實習的同學總共有四位，各分配至進出口作業科及外匯存匯作業科實習。我與另一名同學是在外匯存匯作業科，一開始是由劉科長講解整個國際營運處的營運模式以及外匯存匯作業科主要的業務。雖然講了許多我不太懂的銀行

用語，但是科長人很好，耐心地詳細講解。之後的每一天都由不同的行員為我們介紹他們各自負責的工作。在銀行工作跟一般企業比起來，最不一樣的是每天的工作都必須在當天完成，甚至是必須趕在特定的時間點前完成。而國際營運處又跟分行有所不同，這裡處理的事務雖然較單一但是更專精，可能在分行裡一個人完成的項目，這裡會由好幾個人分工，一起完成一件事。

在外匯存匯作業科，最主要的業務是匯出，分行會把相關資料掃描到電腦裡，由這邊統一作業，先是初審，通常是由一些經驗豐富的行員來判斷要用哪種路徑來發送電文；接著會進入登打階段，要注意不要打錯且速度要快；登打完畢後會經由複審再次檢查；最後交由襄理做最後確認放行。整個過程經層層把關後才能將錢匯出國外。但很可惜，因為有權限上的限制，所以沒有辦法都實際操作看看，只能輔助哥哥姐姐們整理水單或掃描資料。另外我們也會幫忙配電文及水單，一開始動作很慢，也搞不清楚資料的差異，不過愈做愈順手愈熟悉。接著會把配好的水單電文裝訂成冊，按照日期排好，方便日後要查閱時能快速找到檔案。而匯入的部分就比較不那麼繁複，主要是確認金額確實入帳，存入匯款電文指定帳戶。另外也會整理一些雜電，分送到各個正確的單位。我們也幫忙裝訂水單及通知單，和一起幫忙處理銷毀作業。

其實在外匯存匯作業科除了匯入匯出之外，也有衍生性商品，這讓我想到這就是我在學校學到的衍生性金融工具，在學校裡我們是從公司的角度，為了避險而購買遠期外匯。然而從銀行的角度來看，跟公司之間簽訂合約後，也為了避險，進而向拆借市場借入美金拆出台幣，而拆借市場再跟外匯市場交易即期賣美金。原本在學校不曾想過銀行為何要跟企業交易遠期外匯，但來到銀行實習後，發現了銀行背後的秘密，也讓我對衍生性商品有了不一樣的了解。除了把原本學校所學更實際地操作，也看到它實際被運用的情形。經過哥哥姐姐們的解說後，發現其實遠期外匯也不是只有一種模式而已，也有外幣間遠匯。而衍生性商品也有外匯換匯（FX Swap）。其實換匯交易就是即期交易 + 遠期交易，目的大致分為三種：1. 靈活資金調度、2. 利率風險、3. 降低資金成本。而靈活資金調度主要是互相彌補缺失的概念，例如我現在缺少美金但有多多的台幣，而未來相反則可以先買入即期美元，賣出遠期美元。也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分成不同的金額與不同的銀行購買。這些更是到了外匯存匯作業科之後，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種衍生性商品。

由於近年防治洗錢的關係，11 月會有亞太洗錢防制組織 APG 來台進行第三輪相互評鑑之實地審查，因此各銀行紛紛對 OBU 帳戶開戶也更加嚴謹，必須查到實質受益人以及董事職權證明書跟公司註冊證書等資料。而在做

匯款的時候，也有層層關卡，一旦資料裡面出現疑似黑名單的內容，就會馬上跳出警訊，之後經過主管確認後，才能放行。這也讓我更深刻的體會到，在銀行工作，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不確定不清楚的事情，一定要問，千萬不能自己隨便亂做，因為每筆交易都是牽扯到錢，弄錯了就會很麻煩，也會影響到信用問題。

經過了這次實習，我除了瞭解了早起上班的工作節奏及今日事今日畢的責任態度、更認識很多親切的哥哥姐姐們，時常請我們吃小餅乾、還有科長及襄理們的關心照顧，也因此結識了志同道合的實習生們，希望我們之後也能繼續互相切磋，彼此激勵，朝著未來進入銀行界努力。短短一個半月的實習生活，很快就過去了。感謝救國團及彰銀提供這個機會，讓我對於未來就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更多想法。更感謝科長、襄理以及哥哥姐姐們在忙碌中還撥空教我們相關知識，耐心地解答我們的疑惑，讓我度過了一個充實又難忘的暑假，也讓我的大學生活增添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 三、李昀儒（元智大學）／國際營運處

以前的我，從來沒有想過長大後會在銀行上班，因為我認為自己對於數字不夠敏銳，無法勝任這項工作，但是上大學後卻在因緣際會下選擇主修財金。大三對於未來仍茫然之際，我希望可以有更多職場上大開眼界的經驗，因此得知能夠進入銀行實習，我便想要進銀行了解

工作內容和內部運作，希望藉由這次機會確定自己適不適合進銀行工作，確認自己該不該再往金融界邁進。彰化銀行的國際營運處是我最想要進入的部門，因此最初看到部門名稱時，就認為在這裡能夠接觸到跟他國有關聯的業務，而我也很幸運地真的進入此部門實習。

我實習的單位是國際營運處外匯存匯作業科，由於外匯內容是我比較少接觸到的，但希望未來可以考到外匯證照，因此當科長或是哥哥姐姐們每天在工作忙碌之餘來幫我跟另外一位實習生上課時，我都非常把握增加新知識的機會，學習該科的主要業務流程。我們最先接觸到的業務內容是水單，從水單的各個欄位開始學習，了解每一個欄位所代表的意義。我也在學習過程中了解匯出的程序分為初審、登打、複審、長官放行，如果有某項欄位錯誤就要再退回前一個階段重新來過，且每一個欄位的特定幣別也有特定代號，不能有絲毫差錯。匯款人與收款人的電報費用以及手續費負擔分為三種，BEN 是皆由收款人負擔，SHARE 是由收款和匯款人各自負擔，而 OUR 是皆由匯款人負擔。每一天的匯出量非常多，因此在任何階段都不能掉以輕心，才能增加工作效率。除了了解水單內容外，我們也幫忙姐姐們配水單及電文，最後以天為單位作裝訂。我覺得不管是再細微的工作，都能從中磨練自己，在裝訂的過程中，我練習做到最細心的程度，不會因為它是一件簡單的文書處理工作就以隨便的態度對待。

在上任何課程時，科長和姐姐們都一再地強調洗錢防制的重要性，也告訴我們 APG 亞太洗錢防制組織會做抽查。只要一有黑名單內的關鍵字，就必須要再多次檢查，直到真的確定沒問題才能放行，將錢匯出。有些人會在租稅天堂成立紙上公司，因此在開立 OBU 帳戶時，要確保收到重要的公司資料，包含董事職權證明書以及公司營業證明等等。光票託收以及旅行支票的課程中，我第一次看到國外公司的光票，也學到了旅行支票的規範和使用方式，平時沒機會用到這些的我，更仔細地觀察各國光票的特色以及努力了解各個欄位所要填入的資料和注意事項。在校時，我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這個領域有很大的興趣，因此輪到遠期外匯課程時，我比較能產生共鳴，在問問題相對於其他課程也比較有深度，因為是結合所學和綜合思考後的產物。經過這堂課，我很慶幸自己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成為了自己的資產，能夠舉一反三，同時又將新的遠匯實作知識牢記心中。我認為在職場上最重要的絕對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思考把知識融會貫通，不要當一個讀死書的人。我覺得實習中最特別的經驗是，我觀看了 ATM 如何補鈔，姊姊們在這件事上的謹慎程度讓我知道這是一件絕對不能出紕漏的工作，因此在進入補鈔室時我也更注意自己的舉止，對這件事情嚴肅看待。

這一整個暑假的實習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得且寶貴的經驗。雖然每天要從桃園搭一個多小時的車到公司，但是只要一想到我在為自己未來鋪路，很多人都還在睡夢中，我就全身充滿動力。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可以實際進入職場多看看多學學，希望能夠在職場上把我在校所學習到的一些知識實際運用在實務上，還有學習職場上的應對進退。雖然實習只有短短的一個半月，在這裡每一位長官以及姐姐們都盡力地教導我們業務內容，因此實習的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這次實習我認為自己最大的突破就是在八月的慶生會上，臨時被要求站在全處的人員面前講話。起因是慶生會時，處長提到我們四位實習生並且讓我們站上台，我便突如其來地被其他三位推派為實習生代表致詞，一上台才驚覺原來全處的人員比平常看起來還要多。雖然這次致詞的機會來得太突然，下台後一直覺得自己講得太空泛沒內容，但我還是為自己敢站在這麼多人面前發表言論的勇氣感到驕傲，致詞完我期許自己在未來也能夠繼續保有著不畏懼一切的勇氣。

我很感恩在大三暑假能夠進入銀行實習，讓自己的未來多了一條路可選擇，也結交了相識短短時間卻像是認識一年的朋友，我非常慶幸自己有機會進入彰化銀行國際營運處外匯存匯作業科這個大家庭，能夠有幸在暑假期間成為這裡的一份子。

#### 四、鄭宇婷（元智大學）／國際營運處

這次實習我來到了彰化銀行總行二樓的國際營運處，由於我就讀財金系，因此對銀行本身就抱持了一些憧憬，也很榮幸在這次的暑假有機會申請到這個實習，藉此讓我來看看銀行業的實際狀況。而我住在桃園，雖然每天都要花一小時多的時間通勤，但對我來說，這一個半月，仍然是相當值得。在一開始時，我的心情其實是相當緊張且害怕的，但是幸好每個人都很好相處，工作環境也相當不錯，裡面的員工也都非常親切，甚至相當照顧我們，於是後來緊張感就逐漸消失了，而我當初的擔心很顯然也是多餘的。

在這次的實習中我被分配到國際營運處進出口作業科，他們也已經安排好我這七週要學習的事務內容以及帶領我的指導員。學習內容依序為出口審單、國際應收帳款、進口開狀、進口審單以及進口付款。首先兩星期為出口審單，負責教導我的指導員先簡單地告訴我信用狀在整個國際貿易中扮演的角色。信用狀原則上皆遵循著 UCP600 的規範，而出口審單的部分是負責檢查客戶提供的文件是否有達到信用狀裡面所規定的，所以他們的工作是相當重要。整個過程中，接觸到非常多我未曾知道的專業知識，讓我獲益良多，而且都是相當實務面，不再只是學校所教授的理論而已。

接下來，我到了國際應收帳款的部分學習，指導員起初簡述了基本概念，簡單來說他們就是辦理國際應收帳款的承購業務，而這個業務是遵循GRIF的規範。因為他們處理相當多文件，且每個文件都需要留存一段時間，所以這些文件是需要整理歸檔，因此我也學習到要如何去整理這些文件，要先使用熱膠裝訂器裝訂，裝訂完後還要製作封面，封面的內容包含了客戶的名稱以及文件的期間，這都是為了以後能夠方便查閱。

接著為進口開狀以及進口審單，基本上與出口審單一樣都是環繞在信用狀中，只是客戶變成了進口方。在開狀的部分，我看到了開狀大致上的流程，以及彰銀在信用狀方面會如何開，像是會有某些固定的條款在其中，這當然都是有其背後原因。在進口審單的部分，大致上與出口審單是差不多，只是角色變成了進口方，但除了信用狀的部分，他們還有付款交單以及承兌交單的業務，指導員也都耐心地帶我看了好幾個案件，並詳細說明裡面的相關內容。最後一個星期我來到付款的部分，學習到起息日、匯票到期日以及融資到期日……等是如何定義。再來就是電文的部分，依據不同的目的會有不同種類的電文，而電文中所要登打的每個欄位內容是什麼也都有相關規定。

這一個半月，我也參與了每週二的晨會，每週都會有不同的人跟大家

分享，而他們還有每月一次的慶生會，大家一同為壽星慶祝。這些都讓我覺得儘管大家業務繁忙，但依然可以藉由這些時光，在工作之餘製造歡樂的氣氛。這段期間也正好碰上他們一年一度的裝箱，我也和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完成了這項任務。

這一個半月的實習，一轉眼就過去了，我真的學習到很多。銀行業務真的很多，且大家都相當忙碌，一時之間可能也沒辦法全部傳授給我們，但他們有想到什麼都會盡量跟我們分享。當我們有其他業務想了解，只要我們主動去詢問，大家也都很樂意抽出空閒時間來教導我們。除此之外，總行大樓也設有圖書室，有相當多的書籍，所以只要願意學習，一定能夠收穫滿滿。在大家忙碌之時，在一旁的我，也清楚地觀察到銀行業的工作型態以及辛勞，讓我對這個行業有了大致上的了解。有時行員也會與我們分享他的工作心得，這也都將會成為我未來求職的參考。我同時也藉由這段實習時光，提早體驗了職場，對未來也多了一點想法，這些都是相當珍貴的經驗。在這過程中，我也和其他實習生成為不錯的朋友，我們常常互相分享自己今天所學或是一些趣事，倘若沒有這次的實習，我可能會錯過這些機會，真得很開心這個實習讓我的暑假生活變得非常的充實。

～待續～



## 湯系列之三～

# 斷腸的蓮子湯一上

葉子魅

### 一、夢想成空

「松蘿！松蘿！妳聽我解釋！」  
宥彥在後面追著我。

解釋？交往了快六年，都定好了明年春天結婚，在還有不到半年就要共同生活的時候，他竟然提分手？

宥彥拉住了我，「松蘿！妳聽我解釋嘛！」

我拿白眼斜看他，「你說得還不明白嗎？你想和戴董事長交往，希望我能原諒你的負心，對吧？」

「松蘿！妳誤會了，我只是假裝要和她交往，等我拿到她們公司的廣告代理後，我再和董事長攤牌。她是富家千金，和我們不是同一階層的人，而且她的年紀大我五歲，她想想就會明白的。」

我覺得好笑，「你以為戴董事長是個笨女人？還是你以為我是個傻子？這次的代理費一千萬元只是試單，如果客戶對銷售與市調結果滿意，後面幾億元的商機才是你們公司看重的。你以為拉到這一千萬元的業績，你就有本

事和你們公司談條件了？還是你就有本事跳槽不做了？」

「松蘿，和妳相比，我寧願不做了，我說真的。」大概看到我已經沒有怒氣了，宥彥娓娓道來他的計畫。

戴董事長想和宥彥進一步交往，她知道宥彥的家境不好，就以一千萬元的廣告預算勾引他。宥彥想到我們兩個打算明年結婚，可是加起來的積蓄實在少得可憐，他打算先虛與委蛇、假意交往，待拿到一千萬元訂單後就和戴董事長談分手。

「松蘿！我只要有了這個紀錄，就有本錢跳槽到別家大間的廣告公司，我想多賺一點錢，還不是為著將來結婚後可以有個舒適的家。」宥彥語帶委屈地說。

我搖搖頭，「你這個想法太卑鄙，我不喜歡。況且到時候，說不定是你不想離開她，而不是她纏著你了。」

「我發誓！」宥彥急得舉起手，「我們交往這麼久，妳還不信任我？」

「好啦，好啦！」我拉下他的手，這件事就算解決了。

從那天起，宥彥和我幾乎都見不到面，依照他打電話來說，他要全心全力為這個案子企劃、設計與製作，還要應付戴董事長三不五時的關心電話，甚至偶爾還要陪吃飯、逛街。

我自小在孤兒院長大，讀高中時就已經在打工了，本來滿十八歲應該要搬出孤兒院，但院長看到我考上國立大學，就在孤兒院裡為我安排了一個管理的工作，讓我仍免費住在院裡。課餘我兼了兩個家教，在生活費及學費都無虞的情況下，我的學業成績在系裡名列前茅。大學畢業三年多了，除了在銀行工作有份穩定的收入外，我仍在院中擔任行政工作，由於並沒搬出去住，當然也就省了一些錢。

為能快速地累積錢財，我在周末又兼了一份差事，是一位好同學讓我到她家裡的高級服飾店幫忙。原來我的工作只是打雜兼店員，某次我在紙上塗塗畫畫時，被店長發現似乎我有服裝設計的天分，遂向公司推薦我。經由那位好同學的大力支持，公司出錢讓我去學有關織品服裝的知識，包括服裝材質、設計打版、縫紉剪裁等，半年後我成了業餘的服裝設計師，同時對各種布料、織法等都具有了一定的知識與常識。

宥彥的家裡環境不好，他的父親幫人作保賠掉房子和積蓄後，只得和四個孩子住在租賃的房子裡，開一間雜貨



店勉強維持家計。宥彥是家中老大，每月賺的錢有一大半要拿回家。對於他想利用這次與戴董事長的關係，增加自身的資歷，甚至多賺一點錢，雖然我能體諒他想把握每一個賺錢的機會，但是看到自己的男朋友，甚至可以稱為未婚夫的人，終日都圍著那個美女董事長轉，心裡不介意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在電話中的吵架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我甚至要脅他償還欠我的五十萬元後兩人就此分手，否則就將我和他的事告訴戴董事長。

過了一個多月，宥彥終於完成了廣告的企劃案，也順利地簽下之後一億元的合約，可是他並沒有立刻來找我，他說公司的主管要為他開慶功宴。這種場合不是應該也找我去讓我高興一下？可是宥彥說慶功宴都是公司的人，我去有點不方便。

雖然我沒爭論，可是慶功宴那天我請了半天假，潛到他們公司外，看著他和同仁們高高興興地坐車出發到飯店。我跟到飯店時，正好看到戴董事長的賓士車也到了飯店門口。讓我氣苦的是宥彥親自出來迎接，兩人竟然就在飯店門口手拉手，臉貼臉，不知宥彥說了什麼，戴董事長笑得好開心，最後在他臉上留了一個吻。

我渾渾噩噩地回到孤兒院，蒙被大哭了一場。我想宥彥既然已變心，兩人不如各過各的人生吧！我一直想在銀行工作、服裝設計之餘再開一家早餐

店，讓孤兒院的弟弟妹妹們來打工，不但他們可以賺點零用錢，我也可回饋撫養我多年的院長和孤兒院。趁這個機會結束和宥彥的緣份，就可以心無旁騖地開始早餐店的計畫了。

一大清早我就出門來到宥彥租屋處，那是一棟四樓公寓裡位於二樓的其中一間套房，雖然按了門鈴卻無人應答，我在他房門口與樓梯間來回走動，心想他是不是去買早餐了。

一陣輕微的剎車聲發自公寓門口，透過樓梯窗口看下去，正好見到宥彥從賓士車駕駛座出來，那輛車我昨晚看過，當時坐在後座的是戴董事長。

「松蘿？妳怎麼在這兒？沒去上班啊？」宥彥驚訝的聲音裡掩飾不住慌張，還有一點兒心虛。

我冷笑說：「你昨日喝太多了，竟然忘記今天是周六！我、不、用、上、班。」

「呃，松蘿，妳先進來坐一下，我待會兒帶妳去吃飯。」

我隨宥彥走進他那凌亂的房間，看著他換好休閒服裝從浴室走出來，那套他穿回來的西裝則被他藏在浴室裡。

「那套西裝什麼時候買的？挺新的，我沒見過。」

宥彥很不自然地說：「我們公司在為戴董事長公司簡報時，因為我沒有什麼像樣的服裝，所以就新做了一套。」

我知道宥彥根本沒錢做這套看起來就很高級的西裝，「你公司出錢為你做的？還是戴董事長為你做的？」

「妳！」宥彥用手指著我，「妳什麼意思？」

我又冷笑了一聲，「說啊！」

宥彥轉過身背對我，「我今天特地借了車，想帶妳出去走走，慶祝公司為我加薪，妳不要破壞這個氣氛好不好？」

我心想反正分手是確定了，也不用和他再說什麼，強忍住心中的哀痛，我對他說：「你把錢還我，以後我不再纏你，你和誰交往我也不過問。」

「唉呀，松蘿，妳的脾氣怎麼那麼大？」宥彥表情很誠懇，「走吧！我們去慶祝，這個案子結束了，公司還給我一筆獎金，我們好好吃一頓，我想為妳買個金戒子，再計畫一下明年的婚禮。」

難道真是我多心了嗎？六年的感情到底還是戰勝了心中的不安，我隨他去大飯店吃了中飯。飯後我們去了一家有名的銀樓，宥彥為我買了一支造型特殊的金戒指，戒面的圖案是細絲垂懸，就像我的名字「松蘿」。店員將裝了戒指的小紅盒子交給我，宥彥要我先放在隨身皮包裡，下星期一上班時就可戴了，宥彥說這是感謝我這一個多月來的體諒。

我和宥彥很久沒約會了，本想建議兩人去看一場電影，可是他提議到我愛去的一家點心店，因為那家的蓮子湯很棒。由於他在用餐中表現熱情，而且除了買金戒指外，也對明年婚禮提出不少建議，我也就高高興興地隨他去點心店了。事後證明，我實在是太天真了。

從點心店的化妝室出來時，蓮子湯已經在桌上了，宥彥笑著說：「我已經先吃了幾口了，真不錯，妳快嘗嘗！換我去洗手間了。」

果然是好喝的蓮子湯，鬆綿綿的蓮子彈牙，是我喜愛的甜點之一。看看宥彥還在洗手間，我忍不住從皮包拿出小紅盒子中的戒指戴在手上左看右看，心頭就像蓮子湯一樣甜蜜。

聽到宥彥走過來的聲音時，我已經來不及脫下戒指了，怕他笑我愛現，我連忙把紅盒子連同戴戒指的手一起藏在口袋裡。吃完蓮子湯宥彥提議開車去郊區逛一逛，本想問他有關戴董事長的賓士車，又擔心開口後破壞了好不容易產生的甜蜜氣氛，心想還是晚點問吧。



昨晚沒睡好，今天又起了個大早，上了車後我就睡著了，等我突然警覺車子沒在動，又有涼風吹來而驚醒時，我們已在一個人跡罕至的所在，宥彥站在車頭前面背對著我。

「宥彥？」我昏昏沉沉地跨出車子，只覺得全身虛弱無力，「我們為什麼停在這裡？這是什麼地方？」

宥彥轉過身來，面色蒼白，「我對不起妳，可是我別無選擇。」

「你想分手？剛才的表現都是假的？」說完，我的頭一陣暈眩，跌坐在地上，「你對我下藥？」

宥彥的眼神黯淡，「我已經和戴董事長發生關係，我必須娶她；我沒有錢還妳，我父親已經用掉了，我也不能讓董事長知道妳的存在。松蘿，我窮怕了，和戴董事長結婚，至少我這一生不必奮鬥了。」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我退出。」我的頭越來越重了，「可是你為什麼對我下藥？是下在蓮子湯裡嗎？你想殺我？」

宥彥沒說話，走過來扶起了我，右手強力托著我的腰，將我無力的頭靠在他肩上，一步一步向不遠處一座小吊橋走過去。真可笑，在平時，這個讓我們彼此都感覺親密的動作，現在竟是催我走向死亡。

我虛弱地猶做困獸之鬥：「宥彥，你放了我，你去和戴董事長結婚，我的錢你慢慢還，不要做傻事。」

宥彥仍然不發一語，沒多久我們已經走到吊橋中央。寒風淒雨中，附近看不到遊人，橋下的河水，因為這幾日來的大雨，又急又混濁。

宥彥將全身無力的我抬上吊橋的鋼纜上，手一鬆，我往湍急的河面急速下落。從高處掉下來，重力加速度使得身體接觸水面那一剎那痛得像骨頭都散了。在寒冷的河水中，我沒有掙扎，一方面是沒有力氣，另一方面則是心灰意冷已無求生意志。

## 二、再世為人

「快點、快點，這麼冷的水，怎麼受得了？」

「抓住了嗎？快拉上來！先包好，別吹到風。」

「王爺，您這樣抱著，衣服會濕的，讓奴婢來吧！」

「本王抱著就好，去看看竹月閣的蠟燭是不是全部點起來了，飛白居的炭火夠不夠熱？大夫到了沒有？」

被裹著緊擁在一個懷抱裡，耳邊是急促的呼吸聲，還有一些吵雜的呼喊聲。看來老天對我不薄，我獲救了，何宥彥，你等著被我報復吧！

感覺進入到了一個溫暖充滿薰香的空間，我很想張開眼睛，可是頭好重，全身無力，連呼吸都很吃力。

「王爺，您先去換套乾爽的衣服，奴婢會伺候好王妃的。」

我被換到另一個人手上，接著幾隻手三兩下將我身上的濕衣服扒光，再把我放進一盆暖和的熱水裡。啊！好舒服！還有人幫我洗頭髮，充滿花香的洗髮精讓我原來沉重無比的頭都輕鬆起來，當全身都暖洋洋的時候，我又昏睡過去了。

等我醒過來時，微弱的陽光正從雕花格子窗射進來，在地上現出斑斑駁駁的光影，光線這麼暗，怎麼沒有人開燈呢？聽到有人在小聲說話，可是看不到人，被一座屏風給遮住了。我坐在床上環顧了一下四周，心頭納悶怎麼這個房間看起來怪怪的？

從屏風後轉出來一位著古裝衣裙的女孩，手裡拿著一個燭台，上面有幾根燃著火苗的紅蠟燭，看到我正望著她，驚喜地道：「啊！王妃醒了？」

可是不等我說話，她又自言自語地說：「我真笨哪！王妃怎麼會回答我？我現在應該去和蕙心姐姐說，讓她稟告王爺才對。」

她仍拿著燭台轉頭向屏風走回去，我急忙喊她：「等一等！」

那個女孩慢慢轉過身面對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好似見了鬼似的。我摸摸臉，是我跌到河裡時劃破了臉了嗎？

「王妃，您？您叫奴婢？」她好像有點口吃了。

我嘗試著笑了笑，「妳叫我什麼？算了，不用回答了，妳可以走過來嗎？我有話想問妳。」

她仍呆呆地看著我，我摸摸頭，到底我哪裡不對勁了？

穿著一身蘋果綠的女孩終於走過來了，大約十三、四歲的樣子，頭上梳了雙髻，手上拿的燭台裡有三根燃燒的大蠟燭。

「妳能告訴我這是哪裡嗎？」我柔聲地問。

「王、王妃？」她又說出了這幾個字。

古色古香的屋子裡，一個穿著古裝的女孩，沒開電燈但手上拿著蠟燭，不會吧？難道我搭流行穿越到古代了？

有一陣輕微的腳步聲走進來，是另一個穿蘋果綠的女孩從屏風後轉進來，這個女孩大概有十六、七歲，個子較高挑，她看到我，先是露出欣喜的表情，可是卻對前面進來那個小女孩說：「王妃醒了，妳怎麼沒有告訴我？妳明明知道王爺很著急，現在先去將藥湯端來給王妃喝吧！」

「可是，王妃她想問我話。」小女孩怯怯地說。

大女孩猛然看向我，口裡卻是問小女孩：「王妃問妳話？」

沒等小女孩回話，我主動說：「我想知道這是哪裡。」

大女孩轉眼間熱淚盈眶，突然撲向我泣不成聲。

我手足無措的拍拍她的背：「別哭，別哭，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以前在孤兒院的弟弟妹妹們鬧情緒時，我都是這樣安撫他們。

我讓小女孩搬來一張凳子讓大女孩坐，她謙讓了半天，還是被我強迫坐下了。

「我現在什麼都想不起來，妳能從我是誰開始簡單扼要地說一遍嗎？」

大女孩雖然很驚訝，不過沒有過問太多，也是個口齒伶俐的好女孩，她將這個「王妃」的身世過往說得清清楚楚。

「奴婢的名字是蕙心，是王妃您的大丫頭，」她指著小女孩，「她是巧心，還有蘭心和麗心，奴婢四人一起伺候王妃。昨晚您不知為何掉到荷花池，是王爺抱您回來的。」

原來我穿越到了一個歷史上不存在的朝代 - 天朝，我是當今皇帝雲向天的表妹韓松蘿，父親韓碩衡將軍抵禦海寇而殉職，母親係當今太后之妹，聞夫死訊後上吊殉情。雖然這個韓松蘿和我同名同姓，可是命運還真是大不同。

前世的我無父無母，半工半讀加上孤兒院的撫養提拔，終於大學畢業還在銀行有份穩定的工作；然而男朋友見異思遷拋棄了我，甚至謀殺我。這一世的韓松蘿，雖然也是無父無母，由姑母尚書府夫人撫養長大，但是一直獲得親友的疼愛，先皇還賜為安蘿郡主。安蘿

郡主從小與秦王府的小王爺定了親，但是自從五年前小王爺被敵國擄走，郡主就失了魂，從此不再言語，對外界沒有反應，完全封閉了自己。所以今天蕙心和巧心聽到我開口，才會一個驚住，一個痛哭。

「不是說我是安蘿郡主嗎？妳們怎麼稱我為王妃？」

「王妃您都沒印象了嗎？」蕙心哀傷地又落淚，「您三年前和王爺成親，您現在是秦王府的小王妃啊！」

啊？前世還是黃花閨女的我，這一世竟然已經結婚了？

「妳不是說小王爺被擄走了嗎？我如何成親？」我問。

蕙心耐心地解釋：「您是嫁給大王爺，小王爺一直渺無音訊。」

喔！弟弟不見了，兄代弟娶未婚妻。蕙心說小王妃其實就是側王妃的意思，只是王爺不喜這個詞，所以讓下人稱我為小王妃。這麼說來，王爺應該還有一位正王妃吧？天啊！我竟然要和別人共一個丈夫？

大概我的臉色怪異吧？蕙心叫了我一聲：「王妃…」

我還沒應答，就聽到屏風外傳來：「王妃醒了嗎？王爺一回府就問起哪！恐怕待會兒就要過來了。」

接著又走進一位蘋果綠女孩，年紀與蕙心差不多。她看到我醒了坐在

床上，很不高興地說：「妳們兩人怎麼啦？明明知道王爺在著急，王妃醒了怎麼不快點稟告？」

「這位是蘭心嗎？」我先開口問。

這個大女孩突然瞪大了眼睛，口也很不雅地張著。

蕙心欣喜地問：「對，王妃想起她了嗎？」

我哪知道啊？剩下兩個沒來的，隨便猜猜也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猜對。

我問：「還差一位麗心我沒見著。」

突然之間房間寂靜下來，我抬頭望了望她們，眼角瞥見有一個男子站在屏風邊，俊臉上露出狂喜的表情。

該男子高大俊朗氣質出眾，身穿深紫紅色絲質長袍以及米黃色挑絲長褲，腰帶上垂掛了一條鑲有墨玉的中國結飾。輪廓深邃的五官煥發出勃勃英氣，威武中顯現出剛毅果斷。

「什麼時候醒來的？」那個男子問。

我身邊的女孩們紛紛向那個男子行禮，齊聲喊：「王爺。」

那男子不高興地再問：「王妃醒了為什麼沒人通知本王？」

蘭心眼含淚水說道：「王妃不但醒了，而且還向奴婢們問話。」

那男子聽了快步走來，坐在我床前，拿起我的手問：「松蘿，妳清醒了？妳記得我是誰？」

聽他和那些女孩們的對話，隨便猜猜都可以猜到，可是我還是面露小心的神情說：「王爺？」

王爺瞬間露出失望的表情，但很快就恢復喜悅說：「妳癡呆了五年，對人不理不睬，現在至少開始說話了，我們慢慢來。」

我不知道什麼事要慢慢來，可是前世小說看多了，基本常識還是懂的，我說：「王爺，雖然我醒了，可是今天以前的事我都不記得了。」

「我知道。沒關係，我們可以慢慢來。」接著他轉頭說：「派人去和大王妃說一聲，讓她知道妳們主子已經醒了。晚膳就擺在竹月閣，本王想和妳們主子邊吃邊聊。」

「呃，等等，」我先阻止那些女孩們的離去，繼而對王爺說：「可以先不要對別人說起我已清醒了嗎？我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給我一點時間。」

### 三、身世秘辛

秦王府老王爺已於三年前致仕（退休），目前帶著老王妃住在南方管理名下產業，只有在過年時才會北上回到秦王府與兒孫輩過節，目前由這位聽說是我的丈夫的大王爺雲向風當家。老王妃娘家鄭王府無男丁，雲向風的弟弟雲向雷過繼給鄭王府，世襲了該王府的王爺大位。秦王府的老么雲向雨，也就是我原來的未婚夫，聽說在某個月黑風高的晚上，西倉國派高手救走被囚禁在秦王府的西倉國公主時，將小王爺一起擄走，也就是從那時起，安蘿郡主就失智了。

「為什麼要囚禁西倉國公主？」我問。

王爺說：「那是靖安二年的事，西倉國公主來我王府偷皇宮秘道圖時，被王府侍衛捉住，當時皇上正為北蕭國企圖南侵而焦頭爛額，想先囚在我們這兒，等他有空時再審。沒想到就被西倉國派人救走了，而且連我的小弟也帶走。這五、六年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打聽他的下落，但是完全沒有訊息，西倉國否認來劫囚，也不承認盜圖的是他們的公主，當然也不可能擄走小弟。」

「為什麼皇宮的秘道圖在秦王府？」我再問。

王爺笑著說：「我記得妳小時候沒有這麼好問，怎麼今天問題這麼多？」

「我就說過我不記得了嘛！快說，為什麼啊？」

王爺寵溺地看著我，「王府的圖是備用的，而且也只是臨摹的，真圖在皇宮。」

我又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要娶我？」

王爺考慮了很久，才緩慢地說：「我們兩家是世交，來往密切，從小妳就和我們三兄弟玩在一起。小弟失蹤，妳又不言不語，讓妳孤伶伶地待在尚書府，我們家人都捨不得。松蘿，我知道妳對向雨有情，如果，我是說如果，有天向雨回來了，妳想和他在一起，只要妳開口，我會放妳走。」

所以王爺和我結婚不是因為他想娶我，而是他的弟弟不見了，他代弟上場，免得我在尚書府癡呆一輩子，他真是個好人哪！

「那我們有沒有同房啊？」

王爺應該也是身經百戰之人，沒想到聽到我的問題，竟然臉紅了起來。唉呀！這是古代呀，這個問題似乎不該大方提起才對，我正想取消這個問題，沒想到王爺還是回答了我，我至今仍是黃花大閨女。還好！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聽我這麼說，王爺笑起來了，我發現他長得挺不賴的。

「我說我記得你是王爺時，你為什麼看起來不高興？」

「那麼明顯啊？」王爺摸摸臉，「因為妳說我是王爺，說明妳根本沒有記起我，從小到大，妳都跟著小弟喊我大哥，從來沒叫我王爺。」

我再怎麼自認聰明，對於不清楚的事是如何也猜不到的。

「好了，妳今天才醒過來，要記起的事情多著呢，我們慢慢來。」王爺站了起來，「喔，對了，妳記得為何會掉進荷花池嗎？」

「我是被人推下去的。」

剛說完我就懊惱了，我把前世的記憶帶過來了，那時是何宥彥想謀殺我，再說這次是荷花池不是吊橋下的河流。可是話已說出口，想不出藉口更正，說實話，這也是王爺的錯，怎麼不看好痴呆的我，任我掉下池呢？

沒想到王爺聽了後臉色大變，不再言語就大步走出去了。唉呀！我不是玩太大啦？沒辦法，讓他們去忙吧，我得快點學習如何在這個時代生存。

翌日天剛亮我就醒了，這是在孤兒院養成的習慣。聽到動靜，走進一位和蘭心差不多年紀的女孩，手裡端著一個瓷盆，盆的邊緣搭著一塊布。

她面無表情地說：「王妃醒來啦？」

我對這個圓臉女孩有不舒服的感覺，難道是這個身體的以前反應？

「妳是麗心吧？」

女孩突然驚住了，結結巴巴地說：「王妃您清醒了？您記起了什麼嗎？」

她的反應和另三個女孩不同，不是喜悅，而是慌張，她有什麼秘密嗎？我清醒對她來說似乎不是好事？

「不多。」我不想讓她清楚我到底記得多少事，實際上，我根本不記得任何事。

她鎮定地說：「奴婢去稟告王爺。」說完轉身要走。

「等等！」我喊住她，「王爺昨天就知道了，事實上我們昨晚談了一個晚上。麗心，我清醒的事不要對外聲張，王爺昨天已經下達命令了，目前只有妳們四個知道。」

麗心低首順眉地說：「奴婢知道了。」

她在水中洗了洗那塊布，想要幫我擦臉，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搭在瓷盆上的那塊布是洗臉用的帕子，我想現在毛巾還沒有發明吧？

我阻止了她伸過來的手，接過帕子自己擦，她愣在那裡不知所措。

「王妃？您？」她的眼神更惶恐了。

「以後我都自己洗。」

「王妃？」屏風後轉進來蘭心，「奴婢前來伺候您穿衣梳頭。麗心，妳去通知小廚房，可以送早膳了，順便請她們將王妃的藥湯也端來。」

麗心應聲後快步走出去了，蘭心等她帶來的幾個小丫頭放下一堆各色的衣服後，就幫著我穿衣。穿妥後開始梳頭，大概以往都是她負責，所以很快就全打點好了。我終於從一人高的銅鏡裡看到了我目前的長像，還好，比我前世長得好，又年輕，也許這次的穿越也不是壞事。

「為什麼要穿得這麼正式？」

鏡中的我，穿著淺紫織金雙層廣綾鑾袍，配上鑲金百花雲緞裙和紫紅蝶紋束衣，腳下著紫紅色雲頭鞋，頭髮上插了一支嵌了翡翠的金步搖，再搭配金鑲翡翠耳環、金銀纏絲雙扣手鐲，說有多奢華就有多奢華。前世的我是個節省的窮女孩，僅有的首飾是一支一錢重的金戒子，是個家教學生的家長賞我的，因為她的女兒考上第一志願。我所設計的豪華禮服、高級宴會服都是為別人增添驚豔，我何曾有機會打扮得如此光鮮亮麗？

我想起我還曾短暫擁有過的一支細絲垂懸圖案的金戒子，那是何宥彥為了卸除我的警覺心而送的。就因為那支金戒子的迷惑，最後我帶著它魂斷河中。

蘭心說：「您嫁過來之後，每隔五天就會向大王妃請安，一向都是這樣打扮。本來您昨晚清醒了，應該讓大王妃知道，她是很疼愛您的，可是既然您有考量，王爺也交代了，所以奴婢們暫時先瞞著她。」

大王妃疼愛我？我是分享她丈夫的人，她不是應該討厭我嗎？難道她也知道王爺娶我只是權宜之計而我不是真的來搶她的丈夫？

#### 四、快樂三人行

大王妃住在寒梅閣，從我的竹月閣走過去大約 10 分鐘，由蘭心帶路，巧心在旁介紹一路上的房舍與庭院，後面還跟著兩個二等丫頭，排場還不小，我只要面無表情裝呆就可以了。總體來說，王府造型古樸，格局大氣，庭園雅致，是個讓人看了心裡就舒服的地方。

「唉呀，蘭心啊，」一對艷麗的美人出現在我們眼前，「去向大王妃請安啊？」

確實是一對，因為這對美人是雙胞胎。

蘭心的回答有點敷衍：「蘭心見過兩位呂美人。」

啊？她們的稱呼還真是美人啊！不知她們在這個家的地位是什麼。

「我說啊，」其中一位美人輕蔑地看了我一眼，「妳家主子得了癡病，請不請安有什麼差別？就只有王爺還把她當個寶。姐姐，妳說是不是？」

「是啊！不知王爺在想什麼，讓一個傻子向一個病人請安，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妳！」巧心氣得肩膀都在晃動了，可是蘭心阻止巧心發飆。

蘭心輕描淡寫地說：「向大王妃請安是王爺的規定，如果美人有意見，可以和王爺說，如果美人見得著王爺的話。」

現在換美人氣得花容失色了，兩人嘴裡「哼」了一聲，妹妹轉身給她後面那個丫頭一巴掌。

「妳看人家的一等大丫頭多護主啊！妳這個沒用的東西，像個鋸嘴葫蘆一樣，吭也沒吭，要妳何用？」

說完，兩姊妹帶著哭泣的丫頭忿然離去。

「嘻嘻嘻！」這兩個小妮子這時竟然在偷笑。

眼見四人無人，蘭心偷偷地說：「這兩個美人原是皇上後宮裡的人，四年前皇上先將皇后打入冷宮，接著於二年前解散了後宮，當時有的妃嬪自願到寺廟青燈古佛，有的想改嫁。聽說這兩個美人表明想到我們王府，加上我們王爺確實也只有大王妃和小王妃，後院單薄，所以皇上將這兩個美人賞賜到我們府裡。」

巧心也說：「蕙心說王爺一次也沒有去她們姊妹的院子，可是卻常來我們竹月閣，所以她們姊妹對小王妃您特

別不爽心。而且啊！她們兩個人什麼壞事都是一起做，連老王爺那些姨娘們都受不了這對姊妹了。」

我心中有個疑問，「皇上的女人，可以隨便送人嗎？」

蘭心說：「皇上的話就是聖旨，誰敢違背啊？雖說她們是皇上的女人，可是聽說皇上還未臨幸過。」說完，她自己的臉倒是紅起來了。

古人提到這種圈圈叉叉事，都是差答答的。對於「王爺常到竹月閣」，其實他只是來看看我清醒了沒有，我還是清白之人哪！

我又問：「她們兩個人在王府算是什麼身分？」

蘭心面露輕視地說：「最多就算是姨娘，雖然王爺根本沒去過她們屋子；可是她們兩個人自以為從後宮來，比人高一等，對她們屋子裡的下人動則打罵。王爺為了尊重皇上，要奴婢們喊她們在後宮裡的身分，也就是美人。」



王爺也算是駝鳥一隻，後院放兩個美人只是觀賞也不碰，要是我，送來都兩年了，皇上早就不聞不問，乾脆轉送人或者賣掉也可以，誰會嫌錢多啊？

寒梅閣顧名思義就是栽種了很多梅樹，現在是農曆十一月，有些早熟的梅樹已經有些小花苞了。大王妃應該也是幽雅愛花之人，院中每個迴廊轉角、假山石縫都依地形植栽花花草草，略帶寒風的晚秋中仍有數株不畏寒的菊花傲然挺立。

寒梅閣的正廳脫俗高雅，絲毫不顯奢華，大王妃的恬淡簡約個性在此完全呈現。過了正廳再經過兩個迴廊，眼前見到的房間門上，掛了「傲雪居」三個字的匾額。這三個字就可看出大王妃風雅之處，不像我的臥房取名「飛白居」，看不出有什麼文學素養。

「小蘿，妳來啦，」大王妃的聲音愉快親切，「梅枝，快，搬張椅子讓小王妃坐，別忘了鋪張軟墊。」

小蘿？如此親暱的稱呼，似乎兩人交情不錯。

大王妃坐在床上，撫摸著我的手，說多慈祥就有多慈祥。她和王爺是姊弟配，當年她剛達及簪之年，也就是剛滿 15 歲，就嫁給了年僅 5 歲的王爺。聽說主因是身為秦王府世子的王爺從小體弱多病，王爺的祖父母老老王爺作主了這檔婚事，希望出身將軍府的大王妃可以斬斷王爺身旁的妖魔鬼怪，讓他平

安長大。說也奇怪，自那時起，王爺的身體日益強壯，成年後甚至在皇上御駕出征時還代理國事。

「小蘿，妳要快點好起來，就算小雨不在了，我們王爺也會照顧妳一輩子。」老王妃拿手帕擦了一下眼睛，「王爺是個好人，小蘿，妳跟了他不會吃虧的。」

大王妃轉頭喊：「梅葉，妳把我那個鑲紅寶石金匣拿來。」

梅葉打開金匣，大王妃拿出一套梅花造型的金飾出來，有金步搖、金花釧、金手鐲和金項鍊四項。

「小蘿，這套梅花金飾送妳，等妳清醒後就可穿戴了，這麼漂亮的人兒，怎麼還不醒過來呢？」

這時候我還不感動就真是無情之人了，大王妃看到眼含淚水的我，正要開口，我捏捏她的手，頭微微地搖了搖。大王妃也是聰明之人，她對一屋子的女孩說：「妳們都出去候著，我要和小王妃說幾句體己話。」

蘭心和巧心知道我已清醒，所以沒什麼表示；可是大王妃屋裡的梅字輩女孩們都面露茫然。說體己話？小王妃都癡呆了，她能聽能說嗎？但身為婢女，即使有疑慮，這些女孩還是出去了。

「小蘿，妳醒了嗎？妳真的清醒了？」大王妃也是眼含淚水。

我起身彎腰抱著大王妃，「是的，我清醒了，可是以前的事我都不記得了。」

大王妃拍著我的背，「沒關係，小蘿，我們慢慢來。」

我在這個時代的第二天，就在大王妃的寒梅閣度過了，一直到傍晚王爺回府，來寒梅閣找我。

「晴姐，聽說小蘿在妳這兒過了一天啊！」大王妃年紀比王爺大多了，聽說王爺從小就很尊重她，將她當姐姐看。

這時候大王妃已經下床穿戴整齊，可是看得出她的身體不太好，必須扶著我的手走路。

「王爺，怎麼小蘿清醒了，不讓大家知道呢？」王妃問。

王爺笑著說：「是小蘿要求的，本王可沒說。」

我沒解釋，可是將今天碰到的那對美人的話轉給他們兩位聽。王爺沒說什麼，大王妃可是氣壞了。

「妾身就說不要收那兩個狐媚子，這兩年來，妾身所聽到有關她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好事。」

王爺無奈地說：「皇兄為了討新皇后歡心，堅持一生一世一雙人。這下可好了，他自己是一雙人，把這些詭計多端的女人，全分到我們幾個王府了。」

大王妃憐愛地說：「王爺，您再收幾個人吧？妾身的身子不好，不能伺候您，而且您目前也只有世子一個孩子，人口單薄了些。」

唉呀！這是什麼道理啊？竟然勸自己的丈夫多納幾個女人，這時代的女人實在有夠大方。

王爺尷尬地笑笑，「晴姐，妳身體會好起來的。」

大王妃看看我，試探地對王爺說：「那不如…」

「不！」王爺斷然拒絕，王妃也沒再說什麼。難道大王妃知道王爺還沒碰過我，鼓勵王爺向我下手？

看氣氛有點僵，我便開口：「我很餓，我們可以吃晚飯嗎？」

果然，大家都笑了。不想讓下人們知道我清醒了，大王妃都讓她們待在廳外，所以王爺走出去，吩咐廚房送晚飯來寒梅閣，三人快快樂樂地吃了晚餐。

這個畫面在我的前世很難看到吧？，夫（王爺）、妻（大王妃）、小三（我）三個人毫無芥蒂真心高興聚在一起。

在席中的談話裡，我漸漸了解這個時代的韓松蘿除了小王爺事件外，是個多麼幸福的女人。大王妃與韓松蘿都是出身將軍府，兩家父親是親兄弟，所以她們兩人是堂姊妹，只因松蘿母親係太后之妹，所以先皇封松蘿為郡主。

大王妃及簪時嫁給年僅 5 歲的王爺，其實可以說是她看著王爺長大的。三個大小王爺和郡主又是經常玩在一起，所以郡主這個堂妹也算是她看著長大的。聽說小王爺失蹤之時，還是大王妃建議王爺娶郡主的，不能不說大王妃和王爺都是好人哪！倒不知那個未婚夫小王爺是怎樣的人。

## 五、除美人計

在王爺、大王妃及我的四個貼身丫頭掩護下，我在王府安逸地度過了第一個月，現在我每天都去向大王妃請安，以從王爺或大王妃口中，了解安羅郡主的過去。王爺對我體貼溫柔，每天的噓寒問暖，比前世的男朋友還像男朋友，如果我是沒有婚約的人，也許我會考慮做王爺真正的小王妃。

我的四個丫頭除麗心外個個都是活潑可愛，我逼她們不要動不動就下跪，也不要自稱「奴婢」，剛開始她們不習慣，如今在我眼前她們已經學會說你啊、我啊了。我把王府當以前的孤兒院，將這些丫頭視為妹妹們，雖然麗心總是和我保持疏離感。

正值初冬，微弱的陽光幾乎沒有熱度，但是穿得暖暖的在尚有一些綠意的王府裡散步非常舒適。除了那對美人姊妹花，每個看到我的人，還是會恭恭敬敬地喊聲小王妃，我也還是裝呆不予理會。有時在王府裡會碰到幾個老王爺

沒帶到南方的姨娘，算一算，也有五、六個。很奇怪，老王爺有這麼多個女人，可是只有老王妃親生的三個兒子，難道那些姨娘們都無所出？

裝呆的日子在臘八節後幾天結束了，臘八介於冬至與除夕間，在天朝，臘八祭拜過諸神、祖先後，就要準備過年了。

臘八天空並沒有飄雪，地上雖有積雪，但不影響祭拜的舉行。王府從清晨就開始忙碌，祭祀的三牲、茶酒與香燭等擺置妥當後，王爺帶領全府向神靈與祖先祭拜。我站在大王妃之後，王爺身後則立著八歲的世子，他是王爺和大王妃唯一的孩子。我的身後站了不少人，大部分我都不認識，但是我知道那對美人姊妹就在我後面不遠，旁若無人的悄悄私語。

祭拜儀式完成後，王爺帶我到寒梅閣用午餐，等待送餐時刻，我向他們二位表達對美人姊妹的不滿。

王爺嘆了一口氣，「她們是皇上送來的，不能打不能罵，也不能退回去，只好讓她們囂張跋扈了。」

「也許王爺去她們那裡過幾夜就可以安撫了。」大王妃說。

「不行！」我的反對聲讓他們兩位嚇了一跳，「交給我來辦，我想修理她們，大哥你可要支持我、聽我的。」

大王妃笑著說：「最近小蘿花樣變多了，妳是真的想讓她們難堪還是捨不得王爺去陪她們？」

我不理會面露喜色的王爺，抓著大王妃的膀子，「晴姐，妳怎麼這樣說我？我還不是為了這個家的安寧。」

我轉頭問王爺：「大哥，對不對？」

王爺的臉上很可疑地爬上一陣紅暈，隨即他咳了一下說：「就聽小蘿的吧！什麼時候？」

我說：「我想先知道王府的除夕夜是怎麼過的。」

王爺說：「以往都是父親的姨娘們在家裡的樂師們彈奏下，載歌載舞直到新年的到來。兩年前父親和母親到南方去了之後，也只有過年時候回府一個月。既然平常父親都不在眼前，那些姨娘們對於跳舞都沒勁兒了，現在的除夕夜就請戲班子來唱戲。」

「今年還是恢復載歌載舞吧！」我建議，「老王爺的姨娘們想要表演的話，就讓她們唱唱跳跳吧！老王爺不在，其實她們也挺無聊的。不過，今年的壓軸就讓美人之一擔綱，一個就好。」

大王妃笑著問：「小蘿想讓她們姊妹為爭主角而反目成仇？」

這是客氣的說法，我是想讓她們自相殘殺。

翌日起，蘭心和蕙心開始帶著我在王府花園裡逛，終於在第三天碰到那對姊妹，當然，她們對我還是白眼以待。

「蘭心呀，妳家主子是個傻子，妳不考慮換主子啊？」

「就是嘛！」另一個美人也說：「妹妹，妳說長得美的傻子有什麼用？能伺候王爺的女人才有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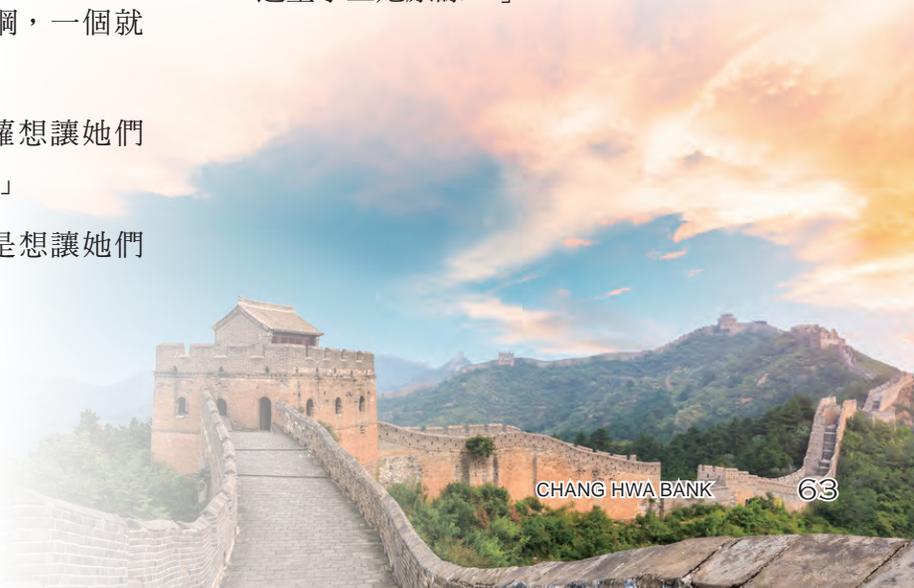
蘭心正要回答，我搶著說：「這兩位姐姐長得這麼標緻，是哪家的姑娘啊？怎麼見到本小王妃不請安啊？」

這對姊妹臉色大變，互視一眼，急忙行禮，「參見小王妃。」

一個說：「妾身是大呂美人。」另一個則說：「妾身是小呂美人。」

「就是從後宮來的呂美人哪？」看著她二人恐慌的樣子，心中挺愉快的，「啊！本小王妃記起來了，昨晚王爺好像曾提到要二位到松風院去，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

大小美人連忙對我頻頻行禮說：「以往對小王妃有諸多言語不敬之處，還望小王妃原諒。」



看來她們真的希望王爺照顧她們，我想到明天是沐休日，王爺不用去皇宮，遂對兩位美人說：「本小王妃去和王爺說說，就明天申時吧！到時還望兩位美人準時到松風院。」

說完，兩位美人欣喜若狂，我則別有用心地笑了笑，也不再說什麼就回竹月閣了，任憑兩位一等大丫頭蘭心、蕙心旁敲側擊，都不露一個字。

一個美人只是讓人傷腦筋，一對美人可就是讓王府雞飛狗跳了。既然她們兩人喜歡雙人出擊，我就要讓她們各自單飛再也無法雙人行。

當晚王爺來看我時，我提出了我的計畫，王爺答應配合我。可是今天的王爺很奇怪，似乎有心事。

「小蘿，自從妳清醒後，好像變了一個人。以往妳只是跟在我們兄弟後面，我們玩什麼妳就玩什麼，少有意見，也不多問。如今妳提出對付呂美人的法子，如果是以前的小蘿，根本不可能想出來。」王爺收起了笑容，「妳是誰？」

我能說實話嗎？王府的生活雖然和在孤兒院一樣，就像團體生活，可是在這裡我借用安蘿郡主的身體，享受著每個人給我的愛，是我有生以來夢寐以求的人生。如果王爺知道我並不是那個他看著長大的韓松蘿，他會傷心，我也可能失去這份安逸，我真捨不得啊！可是以王爺的聰明，他遲早會知道。

「王爺，以前的我，在掉入荷花池時就死去了。」我含糊地說。

王爺看著我，嚴肅地問：「如果小蘿已經淹死了，妳是誰？」

我看著王爺，決定誠實地說：「我還是韓松蘿，但是已經不是你認識的那個韓松蘿了。」

王爺問我：「奪舍？」

我一臉霧水看著他，「奪舍？那是什麼意思？」

王爺突然站起來，「真正的小蘿在哪裡？」

我也站起來，心中哀戚地說：「我是在我那個時代被害死的韓松蘿，我想你們認識的韓松蘿也許在我那個時代復活了！」

這些話讓王爺想了一會兒，也許想通了，他恢復了和善的面容說：「妳說得很合理，所以從今天開始，妳就是我的小王妃韓松蘿，如果有人有疑問，讓他們來找我。」

～待續～





# 燈 塔

林家斌

燈塔孤寧峽崖邊  
綻放光明避航險  
看盡千帆過江水  
猶如慈父護家園